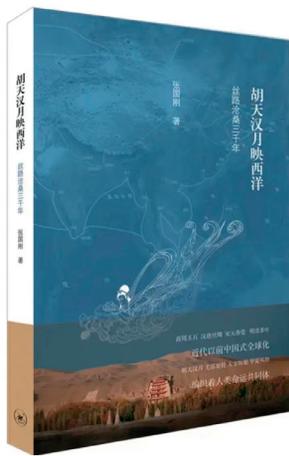


问道西东，寻迹丝路

——荐书《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读后

► 王铭



《胡天汉月映西洋： 丝路沧桑三千年》

作者：张国刚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王铭，1998级人文学院中文系、2002级历史系研究生、2006级人文社科学院博

士、2011级社科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后，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化遗产专业负责人、北京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历史学院副教授

开眼看东西方文明互鉴的畅销书

一本好书，能解答我们心中一段久久的疑惑，能启发我们打开观看世界的方式。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历史系张国刚老师的著作《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当年即获得“文津最佳好书奖”。本书是张老师长期从事中西文化关系史研究的普及性成果，既有宏大架构，又有轻松讲述。里面诸多故事，娓娓道来，读来生动有趣，又颇见天下视野，其间颇可感受到张老师贯通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家风范。

书名《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中有几个关键词：胡天、汉月、西洋、丝路。“胡天”是北朝时传入中国的祆教的天神，“汉月”本是指汉地明月等风物，“西洋”是唐代以后尤其是宋元明中国人海上航行的重要目的地。“丝路”则大体

包含了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玉石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这些关键词勾勒了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多个重要时期、多条关键通路和不同的文明主体，将中国与不同的广袤地域从历史文化上连接了起来。

本书以一系列小故事的形式讲述上古、汉唐、宋元明到清中叶各个阶段的中西交往，讲“一带一路”的历史演进，并从历史事实当中汲取以资镜鉴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当前在开眼看世界的视角上提供颇具启发性的帮助。

从地理交通来看，中国和广义的“西方世界”（包括中亚、西亚、东非、欧洲等中国以西的广阔区域）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主要是通过两条最为重要的“丝路”（实际上各是诸多道路组成的路网）实现的：一是陆上丝绸之路，主要在汉唐时期特别兴盛，焦点在西域。二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在宋元兴盛，



▲ 丝绸之路上的骆驼（王铭摄）
◀ 唐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王铭摄）

尤其到明代初期到达高峰，焦点在南海。而明清时期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实际上仍然依托于这两条“丝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人员往来而展开互动。简而言之，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漫长互动进程中，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是我们今天概称的“一带一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我们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本书共九章，按笔者的理解，实际上包含了三大部分：前三章从玉石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开始叙述，包括第一章《西域交通与文明汇集》、第二章《丝绸之路上的“西游记”》、第三章《飞天的文化意象》。第四至六章涉及到宋元明海上丝绸之路及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包括第四章《香瓷之路》、第五章《何处红毛番》、第六章《神圣的边界》。最后三章实际上讨论的是中国元素如何在印象和生活方式上影响欧洲，包括第七章《想象的异邦》、第八章《丝路商品与欧人新生活》、第九章《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通过这样九章主题鲜明、情节丰富的故事叙述，本书从整体上讨论了广义的“西方”文化东来与中国文化西传的不同路径及其在近代早期所

形成的深刻影响。而这三大部分所讨论的汉唐陆上丝绸之路、宋元明海上丝绸之路、明清时期欧洲的中国观，也是我们今天回首“一带一路”的过往历史、探索文明碰撞与交融的曲折经历所依然绕不开的主要路径。

胡天汉月的陆上丝绸之路

东方跟西方世界之间在历史上的联系由来已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东西方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包括物品的商贸、人员的往来、思想的传播、文化的容融等。

陆上丝绸之路最为著名的人物首推汉代的张骞和唐代的玄奘（即《西游记》里的唐僧）。西汉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为张汉朝之掖、断匈奴右臂，两次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虽然汉朝最后没能跟大月氏达成夹击匈奴的外交同盟，但从官方角度来说汉朝是凿通了西域的重要通道，最远到达了中亚地区。可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张骞在西域还看到了蜀布和邛竹杖等来自汉地的物品，其实这些是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到达印度，再转到中亚的大夏国去。但张



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王铭摄）

蹇却是通过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过去大夏看到那些汉地物品。所以有些历史上可能没有记载，但实际上在民间很早就有一些交通，中西物资的贸易和文化的交流早已打开了序幕。

讲“胡天汉月”主要是就指的是陆上丝绸之路。佛教通过这条通路从南亚的印度半岛经中亚犍陀罗这一“飞翔之地”传到了西域和中原，随之而来的还有包括景教、祆教、摩尼教在内的中古“三夷教”等，也带来了多元的异域文化。一系列跟胡人有关的物产，通过这条路传到了中国，比如胡萝卜、胡麻、胡椒，还有胡人的乐器、舞蹈如胡笳、胡琴、胡腾舞、胡旋舞，甚至还有胡床等新的生活用具，在唐朝到唐代胡风正盛的时候也都从中亚经西域传入了中原汉地。尤其典型的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史书中称他们为“昭武九姓”，包括安、康、何、曹、石等胡人姓氏，是从阿姆河、锡尔河这中亚的“两河流域”一带远道而来中原，特别会做生意，也是胡商中的佼佼者。那些人的后裔包括安禄山、史思明，后来占据幽州也就是现在北京这一区域发动了祸及大唐的叛乱，也都跟胡人东来和胡汉融合的这段历史大背景有关。一个很有“花边新闻”意味的故事，是

杨贵妃和安禄山很可能就是因对胡旋舞的共同喜好而引发了后来盛唐急转直下的政治乱局和历史悲剧，读来颇觉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

这一时期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胡汉交融、儒释论衡，大大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多样面貌。最为经典的是，留下了融合印度香音神、中国本土道教羽人甚至希腊罗马天使的飘逸飞天形象，在汉地一系列佛教洞窟和壁画中讲述着曼妙的天国故事和尘世祝愿。

当然还需特别注意的是，中国留给西方的名字“CHINA”，不光是“瓷器”之意，甚至也与“一带一路”上的“丝绸”有关。从中国西去的作为贸易“硬通货”的丝绸，其制造技术也随着丝绸之路西传而去，甚至蚕种西传至遥远的波斯和东罗马。在于阗故地发现的“蚕丝公主”木板画上就隐约讲述了一个中原公主在出嫁时将蚕种藏在冠冕里偷偷带至西域的浪漫传说。不唯如是，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技术也陆续西传。

月映西洋的海上丝绸之路

“西洋”这个词有不同的理解。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把“西洋”这个词变成了一个大家相对熟悉的一个词。但实际在历史上“西洋”所指的范围也比较广，其实大致上包括从南海到印度洋，一直到再往西甚至连接到红海、地中海的这些区域，都可以涵盖到里面去。

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南海的“香瓷之路”，除了进口的珠宝和出口的丝绸之外，以香料和瓷器作为主要大宗商品。今天的水下考古技术得以不断发展，在中国沿海广东、福建一带发现



广东阳江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王铭摄）

和出水了不少水下沉船，例如广东阳江附近海面的“南海一号”沉船、福建泉州后渚港沉船等，其中能看到水密隔舱技术在宋元远洋贸易船只的广泛运用。加之指南针、牵星术和更路簿等指引着海船穿过风浪行进在“大海道”上，让中国的海船能自如运载产自沿海和内地众多窑口的无数瓷器销往东西洋各国。

马可·波罗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化交流使者，其留下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西方人人皆知。他记录下的旅程中充满着对于东方国度的好奇，他是从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曾经由大运河游历过中国南方，最后从海上丝绸之路返回欧洲。宋元时期的“海丝”城市以马可·波罗笔下的泉州最为典型。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关键主港，也是一座充满了烟火气的海滨之城。马可·波罗对于当时西方开始阅读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见证者，当年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就是读着《马可·波罗游记》开始向西航行希望寻找遥远的东方。

西方沿着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断派遣使节、传教士探索神秘而富庶的东方世界。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影响到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形象的判断及其变

化。这些传教士多数时候就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南方沿海登陆，然后经由大运河到达京师北京。最典型的是明末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他从广东登陆，后到了南京，再沿着大运河北上，到达北京，想要觐见万历皇帝，还带来了自鸣钟、风琴、《坤舆万国全图》等新奇之物，让中国的士人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大大开阔了视野。

阿拉伯人有句古语说：“求知哪怕远至中国！”在阿拉伯人心目中，中国是充满知识之地，是多种关键技术发源之地，包括养蚕、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冶铁术等这些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技术，正是通过陆上、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传入中亚，然后再传播到更远的西方，为世界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西方“他者”视角的中国形象

本书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继续向下谈到由此建立起连接的东西方交流所带来的印象问题。包括欧洲的启蒙时代，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以及欧洲对于中国的一些认识和想象。笔者觉得这一段历史因缘和文化碰撞更为有趣，也更为出人意料，对于我们理解后来中西方相互之间留下的刻板印象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何发生重大变化，会更有借鉴意义。

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传入西方的中国商品、知识、技术，以及来华传教士和使节带回西方的中国信札和信息，经过西方人基于西方社会本身所处历史阶段的东方想象，被碎片化、符号化地拆解为一系列与西方关切密切的中国元素，如丝绸、茶叶、瓷器、伞盖、园林等，“郢书燕说”式



甘肃嘉峪关长城（王铭摄）

地编织成了西方人生活中的“中国趣味”，折射进入欧洲宫廷的洛可可艺术之中，成为欧洲人眼中一种异域风格的典型图样。以十七、十八世纪德国耶稣会士兼学者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插图、法国宫廷画师布歇的系列油画作品《中国组画》为例，我们可以鲜明体会到这种带有中国元素展现的整体违和感，令人恍惚间无法识别这是不是画的真实的清代中国。跟中国有关的一些戏剧如《赵氏孤儿》、《图兰朵》也是在这样一条历史线索里，反映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某种并不着调的异域想象。有趣的是，中国留给欧洲的这种并不真实也不准确的印象和想象，却给欧洲带来了发展前行的潜在动力，成为欧洲人反观自己的一面镜子（可是实际上却是一面“哈哈镜”），成了一个看起来走样甚至是扭曲的“他者”。

可是，欧洲在启蒙时代揭开快速发展的序曲之后，欧洲大步流星地在上升的通道上狂飙突进，这时欧洲的中国印象又反转了。欧洲再回过头再来看东方的时候，觉得中国变成了落后的代名词，甚至是陷入了停滞的地步，称之为“老大帝国”和“破旧的头等战舰”。这里一个关键的人物是英国使节马戛尔尼。他所带领的使团的这次觐见清朝乾隆皇

帝的访华之旅，终以来回多次的礼仪之争而宣告失败，并未达成英国与清朝通商的预定目的，但马戛尔尼带回英国的情报实际上左右了英国乃至欧洲对于清朝中国的基本判断。在马戛尔尼以后不到五十年，西方殖民者动用军事手段以暴力方式叩开了中国的大门。

“一带一路”视野下东西文化缘何荟萃

本书虽然说的主题是由“一带一路”生发而来，实际上更深层次讨论的是中国与广义西方世界的互联互通、互学互鉴及其背后的动因。这种内在的动因，就是张老师在“序说”中所说的“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学”，大致包含了经济贸易因素、政治外交因素、宗教文化因素等。今天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仍跳不出这些因素所构成的基本框架。

通过“丝路”的政治经济学，中西方一直在进行碰撞与交流。今天我们更应超越“文明冲突论”的偏狭心态，自信从容地以文明交融视角看待世界，同时也是看待我们自己。可是，我们仍然需要问的是，今天我们如何能实现心态上对历史上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和哈哈镜式的“他者”视角的超越？

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一种独到的智慧，更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本着知古鉴今、知世开来的前提，借用清华老前辈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话，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就是说，从建立文化自信的“各美其美”出发，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多样性表达、差异性叙事，尊重各自的自我欣赏和欣赏他人，学会“美人之美”；然后异质文明之间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美美与共”，最终共同努力实现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天下大同”这一宏愿。📖